



被流水席“吃穷”的农村

流水席这道古老的村落风景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。

□记者 | 阙政

上海郊区一条普通的乡间小路上，一道临时升起的大红色充气拱门，顶端贴着一对新人的名字，显得格外亮眼——拱门后，是几十顶连成一片的塑料遮阳棚。近午时分，棚下已经摆好了一张张方桌和一副副碗筷，一场声势浩大的婚宴正蓄势待发。

流水席的旁边就是简易厨房，几张户外折叠桌、一个大蒸箱、一架火苗旺盛的灶头，还有铺了满地的食材——大龙虾在白色泡沫箱里甩尾，肥满的青蟹从

稻草绳里挣脱出一只脚，黄鳝在袋子里拥挤扭动，脱水的罗氏虾仍在不停跳跃……

砧板上传来富有节奏的“笃笃”声，帮厨阿姨手起刀落，将酱肉、白斩鸡、红肠种种食材斩件切片，转眼就堆成了小山一样。不一会儿，系着喜庆红色围裙的“升盘员”鱼贯而入，将冷盘一个接一个端上桌。一旁，大锅里的红烧蹄膀还在最后的收汁过程中，不断咕嘟出诱人酱色……

——这是上海郊区最接地气

的人间烟火，俗称流水席。

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市区居民而言，这种场面近乎一种奇观。然而对于广大郊区居民来说，它却是生活的一部分：流水席是一种村落文化，是农村宴请的常规操作，是红白喜事的根据地，是“你帮我我帮回你”的人情往来，也是一笔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账。

而现在，这道古老的村落风景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。

一请就是半个村

“开心是开心的，儿子讨到新妇，阿拉做爷娘的也就放心